群書札記

埶書札記卷之九目錄

三亭　尖　眞冷

臧穀　車馬有行色　宵浴

鐵撾三折　學如牛毛　三尸

杜宇天童　秋水　黑牡丹

白烏　凡虫　長沮桀溺

周旦　鳥工龍工與二女合奏對

口給滕子　蓴菜詩

羣書札記卷之九

古虞朱亦棟原名芹學　　及門諸子校字

井里之厥

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楊注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新校本案厥同橜說文橜門梱也梱門橜也荀子以厥爲橜晏子以困爲梱皆爲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案說文厥發石也从厂音罕欮音厥聲舊注正引說文但少一發字耳又晏子春秋和之璧井里之困也

近日孫太史作晏子春秋音義注云案宋人刻石稱門限爲石閫根厥與困蓋言石塊耳但揔不若引說文之的也

有人曰觙

荀子解蔽篇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楊注觙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說喻耳考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生麽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棲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

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觬俞師曠釋文觬除倚反皆古之聽耳人也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案觬俞人名未詳所出觙字與觬字相近荀子所云殆假此以設喻耳

後門同衣

荀子大略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楊注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

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獘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新校本案柳下惠一條蓋即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考毛詩傳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

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今家語作其事其文與此小異案呂覽長利篇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毛傳不逮二字義正同此近人著類典賦以不逮為門名謬矣案俗稱柳下惠坐懷不亂嫗者母也如母抱女故曰不亂即此事禮男女有別既坐懷矣何稱不亂乎詩傳所云不可為訓楊注承子夏衣若懸鶉說來以後門為守門者亦似有理並存可也羅隱兩同書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為亂此又刻畫已甚之詞

也

焉廣三寸

荀子非相篇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楊注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新校本案焉字古多以爲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誼同皆以爲發聲案舊以焉字屬上句今以焉於乾反字屬下句考禮三年問焉使倍之故再期也鄭注焉猶然也則此焉字正宜作然字解不得作發

聲解也考周禮秋官行夫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元謂夷發聲則以焉通夷至淮南子時則訓天子焉始乘舟注焉猶於也案周禮焉字自應屬上句讀淮南子焉字乃從呂氏春秋作於字解者也概以為發語聲誤矣案安字同語異俱見荀子禮論篇

庭可搏鼠

荀子解蔽篇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楊注是蓋當為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

安能與我成歌咏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咏也考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夫参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邱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邱以瑟淫其音参以邱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此段正與此條相合故採之案此段又見孔叢子鼓瑟作

鼓琴曾子作閔子子貢作曾子

薪傳

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按邵子漁樵問答樵者曰敢問火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焦竑筆乘佛典言火傳于薪猶神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此與邵子之說同也

猶軸轉斛

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春通春種爲本秋養爲利令田家諺下工用本是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夕字與汐分夕月同義夫也師行而粮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及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房註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案猶與由通軸謂車軸斛即龍驟萬斛之斛謂舟也孟子云遵海而南放於瑯邪下云從流下而忘反從流上

而忘反知遵海而南者蓋舟[illegible]舟皆自陸而水始由車行而南至瑯邪則轉而舟行也房註非是司馬相如子虛賦齊東陼鉅海南有瑯邪張揖曰瑯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則遵海之爲舟行無疑矣孟子放于瑯邪疑即少陵放船之放東坡放乎中流之放似并不必作至字解存參

遊遁

管子小問篇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欲王其可乎賓須無對曰古之王者其

君豐其臣教令君之臣豐房注言德公豐於君也遵遁繆同然遼穆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房注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欲王天下恐未可案遵與逡通遁與巡通遵遁即逡巡郤退之意也房註句讀不徧隨文生義失之遠矣淮南子精神訓日中有踆烏註踆猶蹲則遵與逡通漢書平當傳逡遁有耻則遁與巡通可証

魚水之歡

管子小問篇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子曰公使

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
室乎則以魚水指室家言劉向列女傳桓公出甯戚擊
牛角而商歌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
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
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公使我迎甯戚甯
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
人也語君矣君不知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
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

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則以魚水指君臣言案蜀志諸葛亮傳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此以君臣言也今以魚水之歡指男女言者葢用管子之說也

喙三尺

莊子徐無鬼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邱願有喙三尺注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朝野僉載陸餘慶爲絳州長史善談論而謬於判決人嘲曰說事則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觔按此指能言解則

與莊子不言之言異矣又司馬彪注云喙息也宜僚弄丸而兩難叔敖除脩以折衝郢亦願有難息其三尺三尺七首劒殊不可解

豈兄

莊子天地篇豈兄堯舜之敎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按古兄與況通豈兄猶豈況也白虎通兄況也況父法也又吳越春秋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抱朴子每用豈況二字本此

舉莛與楹

莊子齊物論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爲一司馬彪注莛屋梁也楹柱也郭象注云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舉縱横好醜恢詭譎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即形雖萬殊而性本得同故曰道通爲一也亦以莛作屋梁解案此以大小美惡言不當以縱橫解考漢書東方朔傳語曰以莛撞鐘文穎注莛音庭謂藁莛也說苑善說篇譬若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莛豈能發其聲音哉皆言

其小也莊子齊物篇以大小美惡對言非以粱橫柱縱言也以莛為粱注似未確

其堅不能自舉也

莊子逍遙遊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注堅重也非一人之力所能持不便於用案家語困誓篇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是人且不能自舉況於物乎然人之舉是物也必物先具可舉之質而後人得以舉之則其堅固足以自舉者也若五石之瓠以盛

水漿即欲舉之而潰敗不可收拾是非人之不能舉乃其堅之不能自舉也今俗語所謂拿不上手的東西蓋即此意此句是莊子絕妙文字註家多不得其解

得象忘言

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王弼周易略例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

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
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
筌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
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此段全學莊子

孟浪

莊子齊物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
也注孟浪不着實也甕牖閒評孟浪二字世皆作如字
讀今案西溪叢話載孟浪二字孟字音毋朗切又按匡
謬正俗載孟浪二字浪字音奴黨切然則孟浪二字當

作上聲讀矣案孟浪二字切音爲莽皆宜如字作去聲讀徐邈讀爲莽朗向秀讀爲漫瀾皆不知而妄作者也質甫何足以知之

高偃

墨子所染篇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注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案此乃郭偃也晉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呂氏春秋作郤乃其形之譌墨子作高乃誤存

其字之半也

聆缶

墨子三辯篇農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聆缶之樂畢注聆當作瓴缶當是缶字之壞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案爾雅釋器盎謂之缶郭注盆也邢疏孫炎云缶瓦器詩陳風云坎其擊缶則缶是樂器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擊缶是樂器爲缶也缶字當如字解

湊湊而至

墨子尙同篇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畢注湊同

臻史記三王世家西湊月氐正義云湊音臻太平御覽作臻案許氏說文云湊水上人所會也一曰聚也考汲冢周書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以爲天下之大湊戰國策士爭湊燕史記繦至而輻湊皆是也御覽作臻字誤

芊䱜

墨子節用篇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凊芊䱜不加者去之畢注芊䱜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凊者去之不加猶云無益案芊古羊

字羊魚合而爲鮮故畢注作是解然只宜作鮮明鮮好解謂中看而不中用者皆去之也不宜作鮮少解案美字從羊羊謂物之美者鮏鱢魚說文云鱢鮏臭也謂物之不美者則芊鮏二字是美惡二字替身一則失之華靡一則失之苦窳故皆以爲無益而去之也老子云不作無益之器此其義也

翁

墨子節葬篇翁縗絰畢注翁義未詳案翁謂主人也疏漢書東方朔傳上曰願謁主人翁則主人可以稱翁也

禮喪服記有喪者稱主人則翁之爲主人也明矣

抎失社稷

墨子天志篇國家滅亡抎失社稷畢注說文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案戰國策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抎之是也又楚策折淸風而抎矣註抎下也如折然則作隕解其義亦通

圃田

墨子明鬼篇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句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案此當以田字絕句詩小雅東有甫草駕

言行狩鄭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孔疏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爲据此則上田字與佃通下田字乃地名不得以國語史記文選等注引用無此字遂以圃字絕句也浙刻本失之

敬著

墨子明鬼篇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畢注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

爲祥案若字乃焄字之訛禮祭義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注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君子是以致其敬敬焄二字本此考禮玉藻注葷或作焄集韻或作薰則焄字原有草頭以此與若訛耳

三亭

墨子雜守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畢注當云織如之織古幟字）令能相救案詩小雅織（音志）文鳥章鄭箋云織徽織也白虎通女者如也從如人也故畢注作是解而不知非也案詩大東跂彼織女毛傳跂隅貌孔疏說文

云跂頃也孫皺云織女三星跂然如嘝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嘝貌据此則織女句當如字解謂三亭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若織女之跂也

宍

墨子迎敵篇狗彘豚雞食其宍案吳越春秋陳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二字爲句劉彥和云斷竹黃歌質之至也又淮南子原道訓欲宍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注欲宍自戀其軀也宍古肉字則宍

非俗字也

眞冷

莊子山木篇子桑雽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汝戒之哉音義司馬彪云冷曉也謂以眞道曉語禹也冷或爲命又作令命猶敎之按眞冷二字乃其命二字之訛注說非也

臧穀

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

音義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壻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按臧穀疑即臧獲崔云好書曰臧孺子曰穀隨文解義恐非

車馬有行色

莊子盜跖篇孔子往見盜跖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按行色謂車馬有風塵之色也今人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誤矣

宵浴

抱朴子譏惑篇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劉晝新論慎獨篇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案伯玉事見列女傳顏子事未詳所出姑存之以俟考

鐵撾三折

抱朴子袪惑篇有古強者曾略涉書記頗識故事敢為虛言云孔子常勸我獨讀易云此良書也邱竊好之韋

編三絕鐵撾一作擿三折今乃大悟案論語讖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滅則强之妄言非無所本也韋編三絕見史記孔子世家

學如牛毛

抱朴子極言篇或問曰古之仙人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答曰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故爲者如牛毛獲者麟角也案蔣子萬機論學如牛毛成如麟角抱朴之言本此

三尸

抱朴子微旨篇身中有三尸每到庚申之日輙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日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酉陽雜俎玉格篇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臓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元靈又曰一居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七守庚申三尸滅

三守庚申三尸伏案玉函秘典上尸彭琚小名阿呵中尸彭瓆小名作子下尸彭璠小名季細併庚申夜伺人昏睡陳其過惡於上帝減人祿命故道家遇是夕輒不睡臥時左手撫心呼三尸名令不敢為害柳子厚有罵尸蟲文溫飛卿詩月移松影守庚申蘇東坡詩契虛直欲仇三彭蓋用此也契虛見太平廣記

杜宇天墮

抱朴子釋滯篇女媧地出杜宇今本作壯宇非天墮案蜀王本紀曰望帝使臣鼈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且

以德薄不及鼈靈乃委國授之去望帝去時子規鳴故蜀人悲子規鳴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從天墮抱朴之語蓋本諸此

山海經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女媧地出蓋用此也

秋水

漢書王褒傳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按張端義貴耳錄眞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

閩者棘立此尤奇也又蜀志劉炎侍婢數十悉教誦魯
靈光殿賦

黑牡丹

雲溪友議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
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
似烟囪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
端徃求之乃更贈曰覓得驊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
揚州近日無雙價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
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

不均按開元天寳遺事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劉訓邀客賞花乃繋水牛數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以白比妓女則韻以黑比水牛則不韻矣

白鳥

金樓子白鳥蚊也齊桓公卧於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之悒悒今白鳥營營饑而未飽寡人憂之因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嚼公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

爲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乃宣下齊國修止足之惡節民玉食節民錦衣齊國大化案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傳曰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杜少陵詩江湖多白鳥天地足青蠅蓋亦指蚊蚋而言也

凡虫

金樓子世人有忿者題其門爲鳳字彼不覺大以爲欣而意在凡鳥也有寄檳榔與家人者題爲合字蓋人一口也人有罵奴而命風者凡虫也案世說新語簡傲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値康不在喜

字公穆康兄也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鳳神鳥也從鳥凡聲又提悟人餉魏武一栝酪魏武噉少許葢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此作檳榔小異惟凡虫一條不知其何所本耳

長沮桀溺

金樓子立言篇長沮桀溺問焉令日浴佳耶曰佳長沮曰浴須浴其內然後其表五臟六腑尚有未潔四肢八體何為者耶夫浴者將使表裏潔也乃苟含瑕何遽

浴耶按此條可補高士傳之缺

周旦

金樓子立言篇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按旦字疑是伯仁二字之譌殷此言蓋譏伯仁之嗜酒也旦一作恒亦譌字

烏工龍工

金樓子后妃篇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瞽瞍使舜塗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衣鳥工往舜既治廩瞽瞍焚廩舜飛去

舜入朝瞽瞍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衣龍工往舜往浚井石隕於上舜潛出其旁又梁武帝通史云瞽瞍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疑皇甫謐帝皇世紀中有之今不可考矣

奏對

金樓子自序篇余性不耐奏對原注案此下疑有脫文侍姬應有二三百人並賜將士案此非脫文謂不好奏音樂對美

人也其義甚明

日給藤子

尚書故實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名）書求櫻桃來禽日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又云胡桃種已成矣按齊民要術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藤子即簡子藤也惟日給不可考廣志曰日及木槿也豈日給即日及耶

薺菜詩

郭湜高力士傳力士長流巫州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

解㪯便賦詩曰兩京稱勑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
氣味應不攺使拾之爲藥甚美或以此詩爲咏笋者非
也

羣書札記卷之十目錄

投壺　匡鼎來　一產二子
七出菱花鏡　平善　張騫槎
磨兜鞬　等身金　瓦松
月中影　四味木　貝母雷丸
五大夫　吳會　蚊子樹
謝豹　雪蛆　桴炭
瀧涷

羣書札記卷之十

古虞朱亦棟原名芹學　　及門諸子校字

曾子七十乃學

顔氏家訓勉學篇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注未詳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

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之推正用此語是文章活用之法不必刻求以求也宋景文筆記曾子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則痴人說夢矣

寡妻誨諭

顏氏家訓序致篇止凡人之鬥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案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鬥將就敵其怒有萬人

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予背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還寧有說乎尋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之推正用此語趙氏失注今補之

同轅觀罪

顏氏家訓勉學篇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趙註未詳分劍追財見風俗通假言而姦露見魏書李崇傳不問而情得見晉書陸雲傳之察也案左傳成公十七年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轅杜注繫之車轅之推之句本此然此事非明察類不解之推何以用之抑或別有所本耶

晦歌朔哭

顏氏家訓風操篇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必重喪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其算法道書道家之法書案抱朴子微旨篇或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

奪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若乃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此道書之說也

蹲鴟

顏氏家訓勉學篇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字義久後尋跡方知如此又伊世珍瑯嬛記張九齡知蕭炅不學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案史記貨殖傳卓氏

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注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駟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則蹲鴟原有別解第二子之不學則眞可哂耳李善文選注蹲鴟大芋也其形類蹲鴟

矛戟毀干櫓

顏氏家訓名實篇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案韓非子難勢篇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人應之曰以子之

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之推之語本此趙氏失注說文解字楯大盾也

顏淵不舍

顏氏家訓文章篇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斂襟趙注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案此文不同蓋各有所本案論語讖考讖曰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蹷之之推蓋本此也淮南子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曾子建與吳重書墨子不好伎何以過朝歌而迴車乎
又論語撰考識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長流

顏氏家訓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答曰帝
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時主秋按
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爾耆求
以來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按長流二字
切音爲秋即秋官之謂也顏氏所引母乃迂曲歟考山
海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世紀本此

雞口牛後

顏氏家訓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爾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之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按口與後叶與漢書寧爲秋霜無爲檻羊正同若尸從則不叶矣補正引正義云雞口雖小乃啄食牛後雖大乃出糞此葢以惡語侵韓故昭侯怒而從之也最爲得解

孟勞

顏氏家訓勉學篇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

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廣雅釋器孟勞刀也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案孟勞二字反語爲刀此左右之隱語即當時之切音也若姜仲岳所云是以刀字譌作力字眞堪資笑談之一噱也

蜀才

顏氏家訓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

名長生自蜀稱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按揚子法言問明篇蜀莊沉冥注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跡不仕故曰沉冥蜀莊之才之珍也則蜀才乃嚴君平也豈范長生自比君平故稱蜀才與考唐書藝文志常璩華陽國志十三卷漢之書十卷李蜀書九卷則漢之書似別是一種非李蜀書也

兩東

顏之推觀我生賦指余檝於兩東原注兩東未詳或湘東之訛按楚辭悲回風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兩東

二字本此

雪見羞

蘇東坡贈茶詩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李注五代劉郭有妾名花見羞雪見羞三字本此按曹唐勘劍詩古物神光雪見羞未能擊出恐泉流東坡本此

荷戟入秦

顏之推觀我生賦既銜石以塡海終荷戟以入秦按揚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甞擬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九齡而

與我文姦指此也今作入聲疑誤

一字師

陳京宸化錄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爲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示於干干笑而言善則善已然内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祖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干聞率士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遂拜爲一字之師又王保定撫言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勅略呼爲勅胥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爲婼方悟之

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勑略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按前一條與齊巳鄭谷事同後一條與楊誠齋事同

下九

古詩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按採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葢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於是夜爲藏鈎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鵵扶

芸牕私志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兎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為扶君為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逢蒙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兎曰鵕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按此條怪誕不經然以兎為鵕扶則古切音之遺法也

菩薩蠻

南部新書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朱或可談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

物在廣中見呼蕃婦爲菩薩蠻方識之按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洩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又李太白有菩薩蠻詞

青蓋黄旗

陸倕石闕銘青蓋南泊黄旗東指善注司馬徳操與劉恭嗣書曰黄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雲谷雜記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内者乎舊說紫蓋黄旗運在東南

帝心奇其辭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予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按鮑照河清頌黃旗西映紫蓋東輝

有虞二妃

劉向列女傳有虞二妃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博物志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揮

竹竹盡班水經注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案竹書紀年帝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汭約附注后育娥皇也則娥皇已先舜死矣安得有從征江湘之事又娥皇二字合而爲育葬平聲育字當是盲字之譌案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陳倉山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則后育爲后盲之譌無疑矣

三爲王后

列女傳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

匹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顧廣圻列女傳考證復壯者三當是二一兩字誤併爾二字屬上句讀後世有三少之語通未老之壯而言也一字屬下句藝文類聚三十五引重三字蓋亦誤改一爲王后謂使壞後垣而出之也劉知幾所見本誤與今同故史通引云三爲王后而橫加駮難至云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是卽七篇中每以先後見世次而未省矣七爲夫人七謂御叔陳靈孔儀

襄老黒要巫臣也史通引再爲夫人所見本尤誤之甚
者也或以爲再謂御叔巫臣今按襄老不容不數其說
非是按劉向博極羣書而所著說苑新序列女等傳時
或紕繆即如此篇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及壞垣而出之
語向必有所本不必求其人其事以實之也至其句法
當以者字作句三字連下句讀今以三字作二一兩字
解則眞笑話矣劉知幾史通駁劉向列女傳巳屬癡人
說夢而此又駁知幾是夢之中又占其夢也西溪叢語
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

七爲夫人或云九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嘗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業三少者謂少固少壯少老亦少也此如列仙傳之女丸得養性交接之術行之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故曰得道也

莫難珠

莫難一作木難珠色黃出東夷又鄴中記扇之奇巧者名莫難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閒木難善注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

闕珍之

西京雜記

世以西京雜記爲吳均作非也考酉陽雜俎語資篇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案此乃子山作詩其事用西京雜記其語偶與吳均同故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非以西京雜記爲吳均語也觀下文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數語可見今考子山集如園庭詩香螺酌美酒枯蚌藉蘭肴案西京雜記香螺巵出海南一名丹螺如望

月詩照人非七子含風巽九華案西京雜記有九華扇如詠懷詩輕雲飄馬足明月動弓稍詠畫屏風詩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案西京雜記文帝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其用西京雜記者不勝枚舉而曰不足用可乎且此書並非葛洪僞作也如書中所云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棋以獻家君者歆稱其父向也如洪而作僞其肯爲此言耶

投壺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

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頭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擘梟於掌中爲梟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案東方朔神異經東王公恆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仙傳拾遺作梟）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噫嘘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則亦以入而復反者爲中傷矣朔之謔言蓋此類也杜少陵詩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最爲得解

匡鼎來

西京雜記匡衡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前漢匡衡傳注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言若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案西京雜記雖集於葛洪實出於劉歆之手其以鼎為衡小名或有所本未可知也

一產二子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者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按竹書紀年祖甲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囂卽囂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

時文長蒨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瑯嬛記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原注文粹拾遺案易安之博雅固不必言霍將軍不學無術而亦博物洽聞如此何也

七出菱花鏡

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錯繡襠七寶綦屨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璫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瑪瑙彄雲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爐迴風扇椰葉席同心梅含枝李青木香沈水香香螺卮出海南一名丹螺九眞雄麝香七枝鐙飛燕外傳趙后始加大號婕

好奏書於后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彄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好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案七出菱花鏡匣

飛燕外傳或以爲出西京雜記者誤也埤雅鏡謂之菱花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花自生是也

平善

芝田錄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縱遊公令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之大感服按孔平仲珩璜新論俗所謂平善亦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張騫槎

尚書故實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元宗謂人曰承禎宏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騫海槎同取入又洞天集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堅而不蠹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爲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以來失之槎亦飛去按乘槎事博物志以爲海上人荆楚歲時記以爲張騫非實事也此所

云張騫海槎嚴遵仙槎不知從何處得之當是好事者爲之耳

磨兜鞬

酉陽雜俎廣知篇鄧城西百餘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愼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陶九成輟耕錄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旁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愼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西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巳及一云未亟不可得而詳也原注浮休閱目集案前

一條與雜俎同而後一條更奇（此條亦見枕生隨抄疑是一鬨未遂之意）

等身金

酉陽雜俎寺塔記長安二年內出等身金銅像一鋪又楚國寺寺內有楚哀王等身金銅像則等身金不獨郝玭事也又廣動植篇秦中多巨黑蟻好鬥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則不惟有等身金更有等身鐵矣

瓦松

酉陽雜俎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

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産靁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開紫苔而裊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榭魏宫之烏韭思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博雅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本草玄衣謂之屋遊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咏薔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案張揖廣雅即博雅昔耶烏韭也賦中既用烏韭字則非不知昔耶者矣特不以昔耶爲瓦松耳漢殿紅蓮未詳所出疑即張平子西京賦所云蔕倒茄於藻井

披紅蕤之狎獵者也沈存中筆談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則成式之駁崔公者誤矣

月中影

酉陽雜俎天咫篇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案此即俗所云娑婆樹也）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按春渚紀聞辨月中影

云王荆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即成式之說）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兎蟇俗說皆可屏之句然尚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如遂所辨則月之影眞有不可解者矣

四味木

酉陽雜俎廣動植篇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考東方朔神異經南方大

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櫃三千歲作華九千歲作實味如飴實長九尺圍如其長而無瓤核以竹刀剖之如凝蜜（一作如稱）得食復見實即滅矣又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味如飴實有核形如棗子（或作棘之）長五尺圍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雜爼似合兩事為一事又小有異同不知其何所本也

貝母雷丸

酉陽雜俎諾皐記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

無他昔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膈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痒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又續集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語腹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讀之凡歷藥名六七不應因據藥凝之立愈按劉餗傳記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

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至某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此遂因爲方以此藥爲主其病遂差

按陳正敏遯齋閒覽云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語腹中有小聲應之久漸聲大有道士見之曰此應聲蟲也但讀本草取不應者治之讀至雷丸不應遂頓服數粒而愈据此則治應聲蟲者雷丸也案本草綱目李時珍曰雷斧雷楔皆霹靂擊物精氣所化此物生土中無苗葉而殺蟲逐邪猶雷之丸也竹之餘氣所結故曰竹苓苓亦屎也古者屎苓字通用又曰雷丸大小如栗狀如豬

莕而圓皮黑肉白甚堅實

五大夫

東齋記事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爲松蓋松柏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爲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羡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考之過也按庾子山詩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樹松巳作五株用矣

郡人益本此也

吳會

魏文帝雜詩術行至吳會何義門曰吳會陸務觀以爲是吳郡會稽按秦至會稽郡治吳故曰吳會吳朱桓傳除餘姚長遷盪寇校尉使部伍吳會二郡此吳會之明證也按吳郡志世多稱吳門爲吳會自唐已然此殊未穩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爲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稽伯玉隱居剡山齋太祖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又植杖閒談云

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坊按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猶言吳越也葢不獨謂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

蚊子樹

李肇國史補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於𦵔葦間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樹實類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空殼矣案齊東野語爾雅鷏䲸母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輒出蚊一二升又端新州有鳥類青鷁而觜大常於池

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又謂之䲳然以其羽爲扇郤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有蚊母草其說亦然據此則不特有蚊子樹更有蚊母草矣

謝豹

老學菴筆記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瑯嬛記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

子規啼心動卽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原注成都舊事案此係桑民懌所撰不足據也

雪蛆

老學菴筆記嘉祐雜志云峨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消燕枝癸辛雜識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

熟郭祐之云冰蛆今杭州路達魯花赤樂適木嘗爲使臣至其處親見之又賽尚書嘗宦於雲南亦有毛皆帶得數條來亦嘗見之其大如指
冰蛆即雪蛆也又云李聲伯云乞海舟必別用大木板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爲海蛆所食
又鮮于伯機云北方有古寺寺中有大鐵鍋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曉而視之已破矣於鐵縫中有蟲色皆紅凡數百枚猶有蠕動者鐵中生蟲亦前所未聞也据此則不特有冰蛆雪蛆更有海蛆鐵蛆矣

桴炭

老學菴筆記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

晉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桴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又云北方多石炭即今之煤也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烟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據此則石炭而外又有竹炭矣

龍鍾

劇談錄裴度微時乘蹇驢上天津橋有二老人語曰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相僕逃其事度曰見我龍鍾故

相戲耳廣韻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宋況梅才調集注按龍鍾二字有作老態解者有作蹭蹬解者有作下淚解者杜詩云何太龍鍾極高適詩云龍鍾遂忝二千石則老態之狀也元載入關別妻詩云年來誰不似龍鍾雖在侯門不見容蘇頲詩云龍鍾踏潤泥品彙注龍鍾行不動貌述異記有龍鍾石皆蹭蹬之狀也王褒書云援筆攬紙龍鍾橫集李端詩龍鍾相見誰能免及岑參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下淚之狀也按竹之稱龍鍾猶笋之稱龍孫以解人之龍鍾謬矣

執書札記卷之下終